層出不窮的翻譯之道

林以亮

有一次已故的香港主教徐誠斌，國立澳洲大學中文系主任柳存仁教授，一位經商的朋友和我一同聊天。記得徐主教當時說：「你（指柳存仁）正在專心研究道教，可是道教不能算是正統的宗教，只好稱爲宗教的偏門。你（指我）在研究翻譯，翻譯不能算是一門嚴肅的學問，只好稱爲學問的偏門。你（指另一位朋友）在經營股票，做股票究竟不能算是正規的工商企業，只好稱爲生意的偏門。」說完一笑，表示是難得的巧合。

徐主教另一次說過：「翻譯只可以意會，並不能言傳，所以不可以教。」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負責人賴恬昌（本身也從事翻譯，而且在他主持下開設了普通和高級翻譯班）對這點不能完全同意，他認爲翻譯雖然不能像其他課程那樣「教」，但至少可以「學」。「譯叢」的主編高克毅則以爲翻譯雖小道，却是一種層出不窮的「玩意兒」。這些話我都覺得有道理，而且與我三十餘年的心得和經驗有契合之處。因此去年我在朋友鼓勵之下，讓志文出版社印行了這册論文集：「林以亮論翻譯」。

古鼓先生在第十九期「書評書目」中「第三隻眼」一欄中對「林以亮論翻譯」一書的批

評：「就其內容，應該算是選輯而成的，難免有雜感之嫌。讓人感覺：作者應該還有極多的餘力把這本書弄得更完善、更週密。」我完全接受。這本書的確是收集起來的雜感。例如評「傲慢與偏見」的中譯本一文前後花了我九個月，以筆記而論就有厚厚的一册，可是等到寫文章時，爲了發表方便，不得不大事刪削。「戰地春夢」的新譯本一文也是如此，一本書的序文長度有限，很多資料只好割愛。至於將來我有沒有機會將這些年來研究翻譯的心得和經驗寫成專書，那就很難說了。

書出之後，思果來信云：把莎士比亞改譯爲謝士丕之議不過是小品文中偶然一提，早已放棄這個主張了。至於我文中所建議的

載高樂將軍逝世

法蘭西痛失所夭

他認爲雖近原文，惟在中文比擬稍有不倫，不如

法蘭西痛失怙恃

「如喪考妣」狀「哀慟」之悲，「失怙恃」則狀「失」之慘。這譯法讀起來似乎自然一些。

此外，書中「翻譯教學應從什麼階段開始」一文在宣讀時，generation gap這名詞各有各譯，但很少人喜歡「代溝」。時至今日，代溝一詞已爲大家所習用，把其餘的譯法都淘汰了，可見「從衆」在翻譯上是一種不成文法。當然代溝並不能解決它所引起的其他問題，例如美國人民和政府之間的 credibility gap，美蘇之間的 missile gap。

臺灣讀者姜林洙先生寄來洋洋數千言的長信，信中謬獎的話，愧不敢當，至於信中把「

傲慢與偏見」一文中所提有問題的譯文重譯一遍，囑我批評，則限於篇幅，此地不便作答了。

有一位黃宣範狹士（以別於博士，見他的「從『博士』『狹士』之爭談起」一文，絕無諷刺之意），在「翻譯的語言基礎」一文中，評及梁實秋著「翻譯的藝術」中，涉及拙作「翻譯的理論與實踐」所引的兩個例子，其一是：

> 「聖經中的 threescore years and ten 我們怎麼辦？仍舊譯成『七十歲』，就無形中拿原來的一股蒼涼雄渾的味道給犧牲掉了。」（翻譯的藝術十四頁。）如果 threescore years and ten 有什麼味道的話，應該是莊嚴，而不是蒼涼雄渾吧。

其中的誤會恐怕由於我僅引了四個字，而沒有引聖經中舊約詩篇第九十的全節。一則篇幅有限，二則我以爲這段有名的詩篇可能大家都知道，毋須全引。照字面而論，這四字本身並不蒼涼雄渾，但可惜也並不莊嚴。如果黃宣範能有機會聽到好的牧師和神父在教堂中宣讀這一段，或聽到名演員的朗誦，說不定會改變他的看法也未可知。

另一例是：

> 「我們如果拿原作和譯文再讀多幾次，就會覺得譯者和原作者（達）到了一種心靈上的契合，這種契合超越了空間和時間上的限制，打破了種族上和文化上的樊籠，在譯者而言，得到的是一種創造上的滿足。」（同右，卅一頁）譯文如何能超越時空的限制，打破文化種族的樊籠？

黃宣範大概沒有聽過傅聰(現代中國鋼琴家)彈奏蕭邦(十九世紀波蘭作曲家)或德褒西(近代法國作曲家)的樂曲吧。樂曲的彈奏和指揮同翻譯一樣，都是一種詮釋(interpretation)，是可以超越時空的。我希望他聽了之後，再想一想我上面所說的話。

然後他從同一篇文章舉了六個例子，給予類似的批評。他的總結論是：

> 下面列舉的陳述句在沒有充分的實際證據支撐前只能看作是科學前期的，一廂情願的說法。

文學的產生本來遠在科學之前，沒有語言學作支撐的文學批評也存在了好幾百年。如果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全部中國文學批評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歐美文學批評都是一廂情願的說法。我讀過一些從語言學的觀點來討論翻譯的文章，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看到人用語言學的原則來翻譯文學作品。

黃宣範自己也翻譯過一些文章，現在從他翻譯「論唐詩的語法、用字與意象」一文中隨便抄出一句來：

> 我們一旦入化神往於詩人虛構的意象境界中時，我們承受詩歌投射之來的感受與觀點，無形中有若與詩人底生命溶於一身，雖然詩人實際上仍然隱藏於意象之後。

此地不加任何按語，由讀者自行欣賞好了。

黃宣範既然標榜翻譯的「語言基礎」，也頗有意從這方面來討論翻譯的問題，那麼讓我借用三十年代小說常見的說法：「我們熱誠地期待着黃宣範的示範翻譯教科書的出現！」